

花月痕

# 花月痕目錄

28823

- 第一回 蚩蟬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 第二回 花神廟孤坟同灑淚  
蘆溝橋分道各揚鑣
- 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餞筵招遊荔香院
- 第四回 短衣匹馬歲暮從軍  
火樹銀花元宵奏凱
- 第五回 華嚴菴老衲解神籤  
草涼驛歸程驚客夢
- 第六回 勝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長生
- 第七回 翻花案劉梧桐及第  
見芳譜杜采秋束裝
- 第八回 呂仙閣韓荷生遇豔  
并州城韋癡珠養痾
- 第九回 粵拳水閣太史解圍  
邂逅寓齋校書感遇
- 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心傾笑言如舊
- 第十一回 接家書旅人重臥病  
改詩句幕府初定情
-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士規構釁  
離烟燈鏡同秀爭風



第十三回

中好計凌晨輕寄柬

斷情根半夜獨吟詩

第十四回

意綿綿兩闌花魂詞

情脈脈一齣紅梨記

第十五回

詩繡錦囊重圓春鏡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

第十六回

定香榭兩美侍華筵

夢遊仙七言聯雅句

第十七回

儀鳳翱翔豪情露爽

睡鴛顛倒綺語風生

第十八回

冷雨秋聲病憐並枕

涼風天末綠證斷叙

第十九回

送遠行賦誦哀江南

惠舊夢歌成秋子夜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塞帷一笑

溪頭聯步邀月同歸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觴開彤雲閣

消良夜笛弄芙蓉洲

第二十二回

秋華堂仙眷慶生辰

采石磯將軍施巧計

第二十三回

簾捲西風一夜詩課

雲橫秦嶺千里書來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癡魂寒宵割臂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談紅樓夢

恨裏恨高詠綺懷詩

第二十六回

形管生花文章有價

圍爐煮雪情話生春

- 第二十七回 癡婢同心兩番救護  
使君高義一席慰歡
- 第二十八回 還玉珮愁書生受賺  
討籛蠲戀太歲招災
-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詩和梅花  
偕老卜居園遊柳巷
- 第三十回 看迎春悄侍兒遇舊  
祝華筵女弟子稱觴
- 第三十一回 離恨羈愁詩成本事  
閒情逸趣帖作宜春
-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夢警新年  
寒雲樓華燈猜雅謎
- 第三十三回 麗句清詞三分宿慧  
花香燈影一片豔情
- 第三十四回 汾神廟春風生塵尾  
碧霞宮明白聽鴟絃
- 第三十五回 鬢眉巾幘文進壽屏  
肝胆裾釵酒闌舞劍
- 第三十六回 一聲清磬色界歸真  
百轉柔腸情天入幻
- 第三十七回 延推岳薦詔予清銜  
風煖草薰春來行館
- 第三十八回 茱萸無靈星沈婺女  
棣華暹折月冷祇園
-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
- 第四十回 意手緣短血洒關魂  
人去影留望窮處卜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縈別恨

正定府瀝血遠貽書

第四十二回

聯情話寶山營遇俠

痛慘戮江浦賊歸誠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腸斷恨人

一葉驚秋神歸香海

第四十四回

一刹火光穢除蟬脫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墳

縱陽縣住人降巨寇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復潯郡歐節度策勳

第四十七回

李謾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

第四十八回

桃葉波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

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擔粥振饑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

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沼吳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

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衲西歸

是色是空雙棺南下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遺跡話古人

花月痕戲場醒幻夢

# 花月痕

## 第一回

蜉蝣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且相率爲僞。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能不見。惡乎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若然墜地時，便帶有此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吟風嘯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窗明几淨，得一適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灺，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段話從那裏說起？因爲敝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佛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靖節閒情一賦，尙賒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瞬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卽幻；還講甚麼情呢？我們原不必做理學，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爲着科名，謀生是爲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蕩不羈，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識蘄土有幾個

關盼盼能殉尙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裏，明日到那裏，說說笑笑，都無妨礙；只要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纒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是什麼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踏實；只是將情字徑行抹煞。試想，枯木逢春，萌芽便發；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無論是何等樣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當個場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涇渭分明；先生將情田踏破，情種情根，一齊除個乾淨；先生要行什麼樂呢？小子不敢說，求生指教罷！」學究勃然怒道：「你說什麼話？」先王人情以爲田，「這「情」字你竟認作男女科情看麼？」小子嗤的一笑道：「你先生怎的不記得上文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發見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學言誠意，必例之於「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驗之於「慕少艾」。小子南邊人，南邊有個樂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燭，鋪紅氈，演唱醒妓，偷詩等劇，神情意態，比尋常空中摹擬，強有十倍。今人一生將真面目改過，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則當場酬酢，內則蓮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親若兄弟，愛若夫婦，誼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無第二副更換。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懼可憂！讀書人做秀才時，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科甲，入仕版，蛇神牛鬼，麤至沓來。看官聽着！小子說過：「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說出許多面目來？須知喜怒威福，十萬副面具，只是一副銅面具也！然則生今之世，儼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你看真面目者，其身歷坎坷，

不一而足。卽如先生所說，那班放蕩不羈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檢束，讀書想爲傳人，做官想爲名宦，奈心方不圓，腸直不曲，眼高不低，坐此文章不中有司繩尺，言語直觸當事逆鱗，又耕無百畝之田，隱無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沉終老，橫遭白眼，坐困青氈。不想尋常歌妓中，轉有窺其風格，傾慕之者，憐其淪落，繫戀之者，一夕之盟，終身不改。幸而爲比翼之鸚，詔於朝，榮於室，盤根錯節，膾炙人口。不幸而爲分飛之燕，受讒謗，遭挫折，生離死別，咫尺天涯，賚恨千秋，黃泉相見。三生冤債，雖授首於藁街，一段癡情，早消魂於蓬顆。金焦山下，空傳瘞鶴之銘；鸚鵡洲邊，誰訪玉蕭坟墓。見者酸鼻，聞者拊心，愚俗無知，轉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話，是憑空杜撰的麼？小子尋親不遇，流落臨汾縣姑射山中，以樵蘇種菜爲業。五年前，春凍初融，小子鋤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鐵匣，內藏書數本，其書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詳年代。小子披覽一過，將俟此人傳之。其年夏五，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災太原，苦無生計，忽悟天授此書，接濟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攜往茶坊，敲起鼓板賺錢百文，負米以歸，供老母一飽。書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間聽小子說書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嘆息的，都說道：「書中韋癡珠，劉秋痕，有真性情，韓荷生，杜采秋，李稷如，李夫人，有真意氣，卽劣如禿僮，如傻跛婢，戀如屠尸，懶如酒徒，淫如碧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躍躍紙上。一可見人心不死，臧獲亦剝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隱。至如老魅焚身，雞棲同燼，么魔蕩影，兔脫遭擒，鼯鼠善緣，終有技窮之日；糊



獅作劇，徒增形穢之羞；又可見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冤有頭，債有主，願大衆莫結惡緣；生之日，死之年，即願影亦慚清夜。小子嘗題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是真還是假？  
誰知一片心，質之開卷者！

今日天氣晴朗，諸君閑暇無事，何不往柳口巷一味涼茶肆，聽小子講花月痕去也？」  
其緣起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花神廟孤墳同灑淚 蘆溝橋各道分揚鏢

京師繁華靡麗，甲於天下；獨城之東南，有一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圍遠眺數十里，城池村落，盡在目前，別有瀟灑出塵之致。亭左近花神廟，編竹爲籬，亦有小亭；亭外孤坟三尺，春時葬花於此；或傳某校書埋玉之所。那年春闈榜後，朝議舉行鴻詞科，因此各道公車，遲當觀望，不盡出都。

章癡珠，東越人，自十九歲領鄉荐後，遊歷大江南北，西登太華，東上泰山，祖士雅氣慨激昂，桓子野性情淒惻，癡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對策既擯於主司，上書復傷乎執政。此番召試詞科，因偕窗友萬庶常，同寓圓通觀中，託詞病暑，但俗士概屏不見。左圖右史，朝夕自娛。光陰易度，忽忽秋深，鄉思羈愁，百無

聊賴。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曠，可以排拓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帶隨身小童，名喚禿頭，雇車出城，一徑往錦秋墩來。遙望殘柳垂絲，寒蘆飄絮，一路到也爽然。不一會，到了墩前，見有五六輛高鞍車，歇在廟門左右。禿頭已經下車，取過腳踏，癡珠便慢慢下車來，步行上墩。剛到花神廟門口，迎面走出一羣人，當頭一個美少年，服飾甚都，面若冠玉，唇若塗朱，目光眉彩，奔奔動人。看他年紀不過二十餘歲。隨後兩人，都有三十許，也自舉止嫺雅，前後四個相公，跟着說說笑笑，又有一個小童，捧住拜匣，癡珠備禿頭閃過一邊，舉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將癡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癡珠直等那一些人都出了門，然後緩步進得門來，白雲鎖徑，黃葉堆階，便由曲欄走上。見殿壁左廂，墨藩淋漓，一筆蘇字草書，寫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雲陰瑟瑟傍高城，閒叩禪扉信步行。水近萬蘆吹絮亂，天空一鴈比人輕。  
疎鐘響似驚霜早，晚市塵多匝地生。寂寞獨憐荒塚在，理香理玉總多情。

癡珠看了一遍，訝道：「這首詩高華清爽，必是起先出門那位少年題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正自呆想，只見一個沙彌從殿後走出來，癡珠因向前相見，隨問他：「可認得題詩這人？」沙彌道：「這位老爺姓韓，時常來咱們這裏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題的詩，却不知道官名住宅。」癡珠道：「這首詩好得很！是個才子之筆，你對你師父講，千萬護惜着，別塗抹了！」沙彌答應了，便隨癡珠迤邐上

陶然亭來，滿壁淋漓，癡珠因欲讀荷生的詩，且先看款，忽見左壁七律一首，款書「春日招芝香綺雲竹仙稚霞諸郎，修禊於此。」後面書「荷生」醉筆四字，不禁大笑，便朗吟道：

舊時煙草舊時樓，又向江亭快禊遊。塵海琴樽銷塊壘，春城鶯燕許勾留。

桃花如雲牽歸馬，湘水連天泛白鷗。獨上錦秋墩上望，瀟瀟暮雨不勝愁。

癡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瀟灑不羈，亦可概見，惜相逢不相識，負此一段文字緣了！」沈吟良久，向沙彌要了筆墨，填臺城路詞一闕云：

蕭蕭落葉西風起，幾片斷雲殘柳！

草沒橫塘，苔封古剎，纔記舊遊攜手，不堪回首。

想倚馬催詩，聽鶯載酒，轉眼淒涼，虛堂獨步遲徊久！

何人高吟湖畔，弔新碑如玉，孤坟如斗？

三寸桐棺，一杯麥飯，料得芳心不朽，離懷各有。

儘淚墮春前，魂銷秋後，感慨悲歌問花神知否？

自吟一遍，筆書款云：「東越癡珠，秋日遊錦秋墩，讀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廟詩，悵

寫完，便擲筆笑向沙彌道：「韓老爺再來，汝當以我此詞質之，休要忘了！」沙彌亦含笑答應，遞上茶來。癡珠兀自踱來踱去，曠東曠西禿頭道：「老爺！你看天要下雨，我們回去路遠着哩！」癡珠仰首一看，東北上黃雲佈滿，遂無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車而去。這且按下。

却說荷生這日自錦秋墩進城，已有三下多鐘。一路蕭蕭疎疎，落起細雨來。同行一爲謝小林侍御，一爲鄭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攜四旦小飲，顧曲山房，正上燈賭酒，只見青萍回道：「老爺頭來接老爺回去，說『明經略軍營摺弁，送來經略書信，并聘金三百兩，現在寓處，候老爺呈繳，且有話面回。』」荷生遲疑道：「明節相去歲掛印時，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時因春闈在邇，婉辭謝去，今有書來，想必還爲這事，但教我怎樣處呢？」侍御道：「現在詞科既阻於時艱，歸路又梗於烽火，何不乘此機會出都，未爲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菜已有了！二君偕諸郎多飲數杯，小弟便告辭回家一看。」侍御也不強留，分付提燈送出大門，看過上車，方纔進去。

看官聽着，這明經略名祿，本是國家勳戚，累世簪纓，年方四十五歲，弓馬嫻熟，韜略精通，而且下士禮賢，毫無驕奢氣習。五年前與韓荷生的老師，三邊總制汪鴻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汪總制屢屢言及生平得意門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詞賦，雖不過人，而氣宇宏深，才識高遠，曾在秦王幕府，佐治軍書，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不受羈束，彼時明經略已存在心中。後來倭寇勾結西域，回民作亂，四方刀兵蠢動，

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經略西陲。臨別時，經略向汪公求薦人才。汪公又把荷生說起，經略立時欲聘同行。荷生因要應鴻詞科，不肯同往。經略心頗悵悵。不料回匪日更猖獗，經略駐兵太原，一面防邊，一面調度河南軍務，接濟兩湖兩江兩廣各道糧餉，控制西南，出入錢穀，日以億萬計。羽書旁午，所有隨帶文武及留營差使各官，雖各有所長，却無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賞鑒的，必定不差。近知詞科停止，因致書勸駕荷生自舊臘入都，迄今已九閱月，潤筆之絹，諛墓之金，到手隨盡。正苦囊空，得此機緣，亦自願意。遂定於九月十二日出都。荷生此行，是明經留教請去的，自然有許多大老官及同年故舊，送躉敬，張祖席。自彰義門至蘆溝橋，車馬絡繹。那荷生仍是疎疎落落的，帶了老蒼頭賈忠，小童薛青萍，並新收長隨索安翁慎，一路酬應，到得蘆溝橋，已是未末申初時候。剛至旅店，適值門口擁擠不堪，將車停住，只見對面店中一小童伏侍一人上車，衣服雖不十分華美，而英爽之氣，見於眉宇，且面熟得很。一時却想不起那裏見過。正在疑思，謝侍御及一班同鄉京官，還有春慶部，聯喜部相公們，一齊迎出，便急忙跳下車來。是晚即在行館暢飲通宵。次日起身，午後長新店打尖。到得房中，見新塗粉壁上有一詩一首，歎書「九月十二日，章癡珠出都。計自丙申宿此十度矣！感懷幾句，不計工拙也。」想道：「這章癡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這人麼？」因朗誦道：

殘秋慘欲盡，客子苦行役。

行行豈得已，萬感在心曲。

浮雲終日閒，倦鳥不得宿。

薊門煙樹多，蘆溝水流濁。

回首望西山，蒼蒼耐寒綠。

看畢，嘆一口氣，想道：「此詩飄飄欲仙，然抑鬱之意，見於言表。人才不遇，千古如斯！」因觸起昨日所見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緒，雖甚無聊，氣概却還稟兀，我這回出都，好像比他強多，其實淪落天涯，依人作嫁，正復同病相憐也！」几坐半晌，只見索安回道：「護送營弁，請老爺今日尖後換轎。」荷生想了一回，說道：「坐轎甚好，昨天誤了半站，今日着他們多備兩班夫，趕上正站，汝們遲到都不妨呢！」看官！你道荷生要趕正站，是何意思？他記起蘆溝橋上車那人，是在花神廟門口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詩，因詩想人，恨不一下問明。豈知癡珠在都日久，資斧告罄，生平又耿介，不肯巧人，此番出都，因陝西是舊遊之地，且與兩川田節度公子，有同遊草堂之約，決計出晉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籠書籍，概託萬庶常收管，自與禿頭帶一付鋪蓋，一領皮袍，自京到陝二十六站，與車夫約定兼程前進。你道荷生大隊人馬，那裏趕得上他？正是：

大海飄萍，離合無定；萬重比鄰，兩心相印。

到底荷生癡珠踪跡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憶舊人倦訪長安花 開餞筵招遊荔香院

話說癡珠單車趨行，不日已抵潼關。習整齒再到襄陽，蘇子訓重來灞水，一路流連風景，追溯年華，忽然而喜，忽然而悲，雖終日兀坐車中，不發一語，其實連篇累牘，也寫不出胸中情緒，便口占一絕道：

蒼茫仙掌秋，搖落灞橋柳。錦瑟惜年華，欲語碑在口。

吟畢，喟然長嘆。禿頭正在那車頭打盹，忽然回頭道：「此去長安，只有十里多路，老爺進城，何處卸車呢？」癡珠想道：「西安儘有故舊，但無故擾人，又何苦呢？」便說道：「咱們進城找店罷！」轉瞬車到東門，剛進壘城，忽見從城內來了一車，車內坐着一人，定睛一看，原來是一故人，姓王字漱玉，係長安王太傅長孫，與癡珠同年。這日要往城外探親，適與癡珠相值。兩邊急忙跳下車來，謹然道故。漱玉因問道：「前月接萬世兄信，知吾兄有蜀道之遊，不想今日便到，如何走得這般快？但如今那裏卸車呢？」癡珠未答，禿頭在旁道：「老爺要找店哩！」漱玉道：「豈有此理？難道西安許多相好，都不足邀吾兄下榻麼？」癡珠笑道：「不是這般說，小弟急欲入川，擬於此時竟不奉訪，俟回陝後，再與故人作十日之歡。」漱玉笑着分付跟人道：「你們趕緊飛馬回家伺候！」一面說，一面攜着癡珠的手道：「我們同坐一車好說

話些你的車叫管家坐着，慢慢的跟來罷。」原來漱玉家中有一座園亭，是太傅予告後頤養之地，極其曲折，名曰蓬園。太傅開府南邊時，癡珠尚幼，最爲太傅所器重，後來與漱玉作了同年，值逆倭發難，因上書言事，觸犯忌諱，禍幾不測，賴太傅力爲維持，得以無罪。未幾，太傅予告，攜入關中，所以園中文酒之會，癡珠無不在座，所有聯額題詠，癡珠手筆極多。因此一家內外男女，無一人不認得癡珠。先是，家丁回家說，章老爺來了，這漱玉太太便分付婢僕將蓬園中碧梧山房，七手八腳鋪設起來。是夜兩人相敘契闊，對飲談心，傷風澤之寢微，痛刮灰之難問，癡珠忽慘然吟道：「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我近來絕口不談時事矣！」停了一會，漱玉因問癡珠道：「你記得七年前進京，娟娘送咱們到灞橋行館麼？那一夜你兩人依依情緒，至今如在目前。你的詩是七絕兩首。」便吟道：

「灞橋驛畔客停車，惜別人來趁月華。濁酒且謀今夕醉，明朝門外卽天涯！」

玳梁指日誓雙棲，此去營巢且覓泥。絮絮幾多心上語，一聲無賴汝南雞。」

是不是呢？」癡珠道：「你好記性，這兩首詩我竟一字都忘了！」漱玉道：「自然忘了！」癡珠慘然高吟道：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便問漱玉道：「你如今可知娟娘是何情狀呢？」漱玉道：「我前年見過一面，纔曉得他嫌死了。以後聞人說他哭母致疾，閉門謝客。近來我不大出門，便兩年多沒見人提起他踪跡。如今長安名花多着哩！遲日招一個人領你去逛逛罷。」癡珠道：「我也聽得人說，這幾年秦王開藩此地，臺中賓客都是些名士，北里風光，自然比向時強多了！」二人於是淺斟細酌，塵踪渴滌，燭跋三現，尙未散筵，只見小丫環提着明角燈回道：「太太說夜深了，韋老爺初到，車馬勞頓，請老爺少飲，給老爺早一點安歇罷！」漱玉笑道：「我倒忘了！只願與故人暢談。」遂盞一壺而散。

晚夕無話。次日飯後，漱玉果招一個人來，姓蘇字華農，係府學茂才。漱玉自去城外探親，西安本係癡玉舊遊之地，是日同華農走訪各處歌樓舞榭，往往撫今追昔，物是人非，不免悵然而返。

第二日，漱玉回家，也跟着同遊，一連數日，總訪不出娟娘信息，癡珠也就懶得走了。彼時便有親故陸續俱來，癡珠也不免出去應酬一番，便把訪娟娘一事擱起。再說癡珠急於入川，只得將此事託漱玉。華農慢慢探問。

一日，三人正在山房小飲，門上送進單帖，係癡球世兄呂龍文專爲癡珠餞行，請漱玉、華農作陪。末注一行云：「席設寶鬚坊，荔香仙院，務望便衣早臨，是荷！」癡珠將單遞給華農道：「這荔香院，你認得麼？怎的咱們沒有到過？」漱玉笑道：「這地方華農是進不去呢！如今龍文請你，你題上知字，我們都陪